

另一面

■韩火桥

“骆得胥”的由来

小时候，喜欢看书，又生性懒散，常弄得蓬头垢面，衣衫不整。因为这个缘故，有时会被母亲揶揄：“穿得像个luo tuo xu。”

那时，在萧山南片的农村，这话经常被人挂在口头，听熟了，也并不去深究意思，觉得跟“落拓”差不多。后来读到史书称赞隋朝杨素语“素小落拓有大志，不拘小节”时，更加坐实了我的这种印象：落拓——放荡不羁，率性而为。于是对自己的做派沾沾自喜，觉得这与杜甫的癖诗一月不梳头；王安石的青灯苦读，不浣衣，不洗面一样，是一种名士的风流。

就这样不求甚解，糊涂了几十年。及至去年年初，偶然读到蒋礼鸿《义府续貂》“独漉和鹿独”条，蒋云：盖独漉即鹿独、落度、落拓之倒文。落拓之义凡三：一曰不护细行，二曰不偶，三曰疲困不能自振。遂起了根究这句俗语的兴趣。可是母亲已经不能回答我了，她墓畔的草木也荣枯了五回。

这luo tuo xu一词，究竟是什么典故？文史群的几位好友，也众说纷纭。有说是“遛遛鬼(ju)”的转称，意思为人不讲卫生，着装脏乱。初看似乎合理，但这词流行于萧山沙地一带，我们南片没有这个惯用语，而且luo tuo xu 一词的最后一个字音xu，明显与鬼(ju)相迥异。问了老家的几位长辈，也不知道xu如何写法，什么意思。但xu的读音，他们都认定，不读ju。

后来咨询了郁祥兄，蒙其指点，才最终找到了此词的源头——骆得胥。郁祥兄酷嗜绍剧与古琴。对骆得胥这个角色名字的解说如数家珍。他说，骆得胥是绍剧《龙凤锁》中的一位“二花脸”。其人穷困落魄，经济拮据，常常吃了上顿没了下顿。又喜欢赌博，借钱过日是常事，有点类似昆曲《十五贯》中的娄阿鼠。查绍剧《龙凤锁》，骆得胥有段经典的自报家门的滑白：“嫖嫖赌赌好像黄堂知府，勿嫖勿赌，要弃祖灭祖。小子骆得胥，爹娘交代带落来，家实倒也有勿少。有豆腐干介一升田，高松松馒头介一座山，像蚰蚘弄介一间屋，理带弄来有介二三十千钿手头，被我好嫖好赌弄得滑脱精光。再勿要话起。”

从这段诙谐滑稽的绍兴土白中，我终于找到了这个人名的谐音寓意，原来是“落拓输”的意思。这“落拓”对应的是《义府续貂》中说的第二种释义，即落魄和不偶。杜牧有句诗“落拓江湖载酒行”，其中的“落拓”，也是此意。需要指出的是，这个“输”字的读音，在萧山南片的方言中，正读xu，与“胥”字音同。

这种谐音双关的手法，在话本小说和戏剧中很普遍。如昆曲《十五贯》的过于执——过于固执，歌剧《白毛女》的黄世仁——枉是人，小说《红楼梦》中的甄士隐——真事隐，单聘仁——善骗人，卜固修——不顾羞等等。据郁祥兄说，他就看到过一册绍剧《龙凤锁》的日本底稿，“骆得胥”的角色人名，正是被简写成“落拓输”的。

绍剧《龙凤锁》曾经盛极一时，妇孺皆知。后因涉嫌封建迷信等，被禁演。《龙凤锁》也自此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去年八月，父亲病重住院，我陪侍一旁。碰巧同病房有一位老伯，也爱听戏。我与他闲谈到《龙凤锁》时，他说这剧他年轻时看人演过。现在萧山的新塘地区，还一直流传着“骆得胥借钞票”，这样一句俚语。

紫藤阁

■傅浩军

从“豆腐干”起步

我是干什么的？我是生产豆制品的，几十年前，从生产“准豆腐干”起步，不断改进工艺，提高生产能力，一直到生产出“整版豆腐”。

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开始在《萧山日报》发表文章的，开始写的只是单位里的信息。

那时候没有电脑，写文章都是手写，为了让报社的编辑看清楚，就努力写端正点，一笔一画地写。后来，买方格子稿纸写，一个字一个字地写，所以以前写文章叫爬格子。

我投稿的路径一般是寄信，有时候也直接去报社投稿。我写的信息不是那么重大，所以刊登出来，起码要在几天以后，甚至一个星期以后了。

那时，马路没有那么多，交通没有那么方便，去一趟城里不容易。幸好，我有辆摩托车。那个年代路上没几辆汽车，摩托车也是稀罕物。我开着摩托车，来来回回开一趟，所得稿费连油费也不够。所以当时写文章不为稿费，只为一种成就感。

后来，电脑慢慢普及，文章就不用手写了，可以在电脑上打字，所以叫敲键盘，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出来。再后来，投稿也不用寄信或专程送了，可以用邮件传输，太方便了。

渐渐地，我时有文章发表，人们开玩笑说我是“一支笔”，说得我很厉害的样子。有一次，我发表了一篇什么文章，一位新来的女同事偶然看到了，大为惊叹，说单位里藏龙卧虎啊！此话传到我耳里，着实让我受宠若惊了一番。

人们通常把报纸上的文章，说成是“豆腐干”。而我那时候的信息只能叫“准豆腐干”。因为，我发出来的那几个字根本没有豆腐干那么大，有的刊登在简讯栏目，豆腐干大小的地方集中了三五则信息；有的则刊登在报纸中缝，是一句话新闻。

其后，我慢慢开始写重要点的信息，篇幅也随之长了点。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比较长的文章，是1997年发表了关于“燎原计划”的信息，比豆腐干还略大，可以叫“大豆腐干”了，还是在二版最上面，让我很是高兴了一阵。其实，一个版面，大大小小八九篇文章，我的文章只是其中之一，只是一块不起眼的豆腐干。

我毕竟不是报社的专业记者，也不是单位的信息员，我是知道什么写什么，也没有写长篇信息的机会，我要把“豆腐干”做大，也要转型，靠的是散文，随后，我所发表《棋乐无穷》《在中英街偷拍》《奶奶的财富》等，那比“豆腐干”要大了，但比“豆腐”则还小，只能叫“准豆腐”。

转型成功，而后，是需要升级，我的文章继续变长。2018年我发表了《李白与萧山的不解之缘》一文，通栏标题，如同头版头条似的，很醒目，大小已经接近豆腐，可以叫“豆腐”了。

其后，《龙山落帽与萧山的故事》《“原平躬耕”及古湘湖边的牛墟》《临水祖道——勾践君臣难以磨灭的记忆》《王阳明说湘湖“如此山须如此湖”》《明初三大家宋濂刘基高启的萧山故事》，等等，都是这般大小。

又后一年，我发表《孝子、良吏、名节士汪辉祖》一文，是人物栏目，占了大半个版面，可谓“准整版豆腐”。其后，有《四库全书编修缘起这位萧山人》《袁世凯小站练兵始于这个萧山人》《悲情！大秦华妃果真香陨萧山》《罗刹海市，高尚龙女世少有》，等等，都是。

至2021年，我发表了《秦始皇在萧山留下的三个脚印》一文，整版，这是我写文章发表的第一次整版，大标题，大图片，可谓是“整版豆腐了”。于是，此类篇幅也成为我写作的重要方向，我着力寻找新发现、够分量、压得住的选题写，如：《中国十大古典悲剧之<琵琶记>写于萧山》《自古只有画家替小说绘插图，金庸却为这个萧山人的绘画插写小说》《萧山将领孙处攻灭南燕立首功》《康熙南巡给萧山带来的三件礼物》《萧山杨梅随小学语文教材声名远播》《西楚霸王项羽在萧山留下的履痕》，等等。

其间，我还生产了“豆腐”系列，如“读萧山典故·忆先贤故事”系列，有助志篇、仁厚篇、勇武篇、活话篇等；如“二十五史中的萧山人”系列，有木人石心的夏统、“孝道淳厚”南朝郭世道、“义不独饱”南朝郭原平、南朝征虏将军戴僧静、南朝吴阿姨直把邻里当亲人、南朝王姑娘“哭父目明”，等等。

《萧山日报》年年评比通讯员，分优秀、积极两档。可查记录，我最早是1998年度的积极通讯员，虽然只是积极，但是名字上报纸了，我还是沾沾自喜。由此，积极通讯员的荣誉评了很多年，一直到2020年，我被评上了优秀——优秀副刊作者，让我激动不已，也感慨不已，从积极上升到优秀，走了二十二年，真不容易。

萧山日报鼓励了一批人，我也是其中之一。

近年来，我写得最多的是历史文章，研究历史极其枯燥繁杂，是什么支持我不断写？

那是读者朋友们对我的鼓励。人们对我的文章也有一些好评，如：“故事很精彩，像看小说一样，长见识了，读着津津有味”“您这个故事非常诙谐流畅”“从一个个人物故事小品里了解了萧山文化”“人物跃然纸上”“傅才子”“故事大王”“萧山需要更多傅老师这样有深度，懂文史，会钻研，文笔好的研究者。”“傅主席在繁忙工作之余，还能静下心来持之以恒地做萧山地方文史研究，不容易！值得我辈学习！”“点子好写得好”“读者很喜欢看”“为我们报纸添彩”，等等，让我飘飘然。

还有的朋友说，“写得气势磅礴，惊心动魄，可以拍成大片。”确实，我写的卧薪尝胆、破釜沉舟、固圉之战等拍成战争片，也未尝不可行。

一位浙江大学教授评论道，“傅主任学史明理、学史力行，以研究、宣传萧山地方历史文化为己任，佳作频出，惠惠读者，南燕屡次南侵，是一个政治腐朽、经济停滞的割据政权。东晋灭燕是民心所向，顺应了历史统一的发展趋势，孙处先登固圉，立下大功，是萧山人的骄傲。”评价甚高。

我的文章还得到外国朋友的赞扬，印度朋友Prakash借助翻译进行阅读，给我竖了个大拇指，他还晒在了朋友圈里，说“这么多关于历史的深刻见解”。

正是大家的肯定鼓励，让我有信心写下去。

萧山蕴藏的历史如同宝藏，丰富深厚，瑰丽无比，无穷无尽。我很有一种愿望，想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人们，希望人们知道这些历史文化，每次发掘出不为人知的宝藏，呈现出来让人们知道，我就欣喜不已，有一种成就感。

我生产豆制品，从豆腐干到豆腐，算来已有三十年，日益受到人们欢迎，我将继续努力生产“豆腐”，生产出更受欢迎的“豆腐”，争取开成百年老店。

醉花阴

■寿健

春天圆舞曲的诞生



《春天圆舞曲》
寿健 摄

2020年冬，杭州绕城高速复线开通，萧山境内唯一出口就是楼塔枢纽，这当然引起了我的重视。

多方向、多角度、多种天气下拍摄了好几轮，照片有了一些，但我总觉得还不满足。

2022年春，得知枢纽旁两百多亩山坡地，第一次开满黄澄澄的油菜花，我驾车沿着窄窄的机耕路开进山坳。身处一幅巨大的还弥漫着香气的油画里，那种惬意直抵心灵！“但不，不要心急！”我告诫自己切不可心急火燎地见什么拍什么，“你可以拍得更好。你行，你行的！”

我决定让无人机升空拍这个大场面。

俯瞰整个山坳，反复比对多个方向后，我果断舍弃了油菜花诱人的大面积，只取西北角一小部分，将这个“面”与高速公路的“线”安排妥当，再将高速口两个大圆弧与一圈圈梯田之间的关系协调好：构图满意，可以按快门了吗？按了。但我并没有就此结束——沉住气，还有潜力可挖，摄影手段还没有用完：18点30分许，当远山和田地渐渐融入偏冷的暗调，衬托出几乎是为我而特地亮起的暖色灯光，以及疾驶的车辆拉出的红黄相间的运动轨迹……这光影和色调，就是老天爷藏着掖着，留到最后才肯赏给我的奖励。

精心对待每一拍，让作品尽量少留遗憾。现在我学会了这样问自己：“你尽力了吗？你的潜力都用出来了吗？”



近日，区合唱协会合唱团和中老年教师合唱团在城厢街道百尺漊社区进行文艺演出，精彩的表演获得社区居民热烈的掌声。（萧萧）

尘世间

■赵显一

再见，人民路258号

人民路上的法国梧桐，树干粗壮无比，树身姿态迥异，它像一幅画，一道景色，装点了人民路的一年四季。“春日百般好，唯有飞絮恼”，春天的梧桐树，带给人们的是漫天飘絮。夏天，浓荫蔽日下的人民路，就像一条被绿植覆盖的河流，从老东门这边一直流淌到永兴公园附近，行走上面，梧桐叶就是一把天然的遮阳伞，让烈日失去了它的威力。深秋，梧桐树叶由绿转黄，像染上了一层蜡。渐渐地，在秋风更兼细雨的黄昏，美丽谢幕，飘零一地，瑟瑟窸窣的，冬天如约而至。

那棵大樟树，是萧山老城区的重要地标，只要一说起它，几乎大家都知道，大樟树的地名热度可见一斑。大樟树有160多年的树龄了，它见证了这个城市的百年沧桑、历史巨变，如今它孑然的身躯，依然在人民路上稳稳地伫立着。

城河，和人民路平行，自西向东，这是浙东运河的萧山城区段，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范蠡疏浚的山阴古水道。每天9点多的城河公园，这里会聚集许多越剧爱好者们，唱着各种流派的越剧，这些抑扬顿挫委婉动听的草根戏文，给过往行人带来感官的享受。

再远些，还有梦笔桥、江寺公园……

午间休息的时候，我们沿着人民路或城河散步，这是一种简单而又广受欢迎的锻炼方式。人们也仿佛都说好了似的，三三两两地从附近好多地方走来，一边留意手机里面的微信运动，一边不停和熟识的人打着招呼。近段时间，我用手机不停地拍了一些人民路、城河两岸的风景照，是的，再过些日子，这里要成为我们的记忆了。

我们的总部大楼将北迁钱江世纪城。

搬家的日子越来越近，这几天，每个楼层到处都是胶带纸拉扯的声音，大家都忙碌着，将文件档案、纸质资料、各种书籍、办公用品和荣誉奖牌等，打包装箱。

工会特别人性化，请来摄影师，挨个为每位员工拍工作照，让大家在自己的工位上定格下美好的瞬间。同事们摆出各种姿势，用微笑告别人民路258号，告别这个曾经一起陪伴了好多年的大楼。

从崇化仙家里路的信用联社，到搬入人民路258号后转制成农村合作银行，再到农村商业银行，萧银人励精图治，风雨彩虹，一路向阳。20年来，人事更迭，人员流动，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人们都把它当成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驿站。

那天下班，我迟迟没有回家，站在14楼的窗前，远处的天空似乎笼罩着一层薄雾，在冬日夕阳的照耀下，泛着和淡的光芒，像炼乳般，好看极了。

突然想起，曾经和在附近工作的小女有过约定，什么时候，找一家面馆，或吃一顿小吃。等我退休了，以后是个温馨的回忆，可以说给第三代听，外公和妈妈单位在同一条马路上，近到可以一起来吃午饭，一起出去散个步。却还没有兑现，不免感到些许的遗憾。

再见了人民路，再见了，人民路258号。

尖尖角

■孟书娟

春天的信号

不知不觉中，春天悄然而至。

你看，那小草偷偷地从地里钻出来了，它嫩嫩的，绿绿的，摇着头晃着脑，好奇地看着这个全新的世界。公园的柳树不知什么时候也披上了新装，柔软如丝的枝条，在春风的吹拂下轻轻地摇曳着，我的心跟着柳枝轻摇，多想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春游。

蓝蓝的天空中漂浮着一朵朵白云，一只只小燕子从南方飞回来了，它们在树枝上欢快地叫着，好像在告诉我们，春天来了。空气中隐隐飘来一阵花香，我循着花香找去，原来是桃花开了。今年的桃花开得真早啊，而且花香格外浓郁，让人心旷神怡。这时候耳边忽然飘来一阵歌声，原来是著名歌唱家蒋大为演唱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首歌的意境我本来就很喜欢，此情此景，更是让我深深陶醉了。

老师让我们写春天，其实春天真不好写。古往今来有多少文人墨客都吟诵过春天，要写出新意，着实不易。此时，我想起了我们乡贤贺知章的《咏柳》诗：“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在贺知章爷眼里，春风是柔和的，也是坚韧的，甚至是锋利的，因为她像剪刀一样，裁出了天下的细叶。春天里，万物都争先恐后地换上了新衣，装扮这美丽的世界，我爱这美丽的春天，更爱这二月的春风，正是这柔中有刚的春风，像一位高超的裁缝师傅，把大地装扮得分外美丽。

（作者系银河实验小学604班学生）